

詩 經 的 星

野 尻 抱 影

詩經不待說是中國最古的詩集，相傳是自殷代至春秋時代四方列國的歌謠三千餘篇，後經孔子刪輯為三百十一篇的。這部詩集，同時又是投射側光於中國古代的天文歷學上的貴重文獻。關於此事，我要從我的立場，寫一點隨感。

詩經所載的星名是參，昴，畢，定，織女，牽牛，箕，火，斗，伯和啓明（曉星），長庚（宵星）等十二星，其中有五六個見於詩經以前的書經堯典和夏小正。而且大都是二十八宿中的宿名，足證當時已經形成着這種區別的了。這裏要就關於上舉星名裏面比較著名的星的詩說一說。

首光是參和昴的詩。參是現今所謂的 Orion（獵戶座），昴是 Pleiades（七曜之星）——日本稱為 Subaru 或六連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國風，召南（小星）

據說這是詠南國諸侯的衆妾，承后妃之化，各自安於命，肅肅進御於君，僅夙夜之間留住，天將曉就退出的。

「三五」是星出稀疏的意思罷。昴，正如書堯典所說「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冬至前後於初昏（下午六點）南中。其次，參，正如夏小正所說「正月……初昏參中，斗柄懸下」，織昴於正月南中。在距當時二千幾百年的今日，爲了由於春分點之移動的歲差，發生了約一個半月的出入，但是七曜星與獵戶座仍舊是屬於冬季的星群與星座。

上代這種關於星或星宿的智識，在判斷季節和時刻的推移上，不消說是要緊的。堯典之類用韻文的形式記載着中星（初昏南中之星），也是由於使民衆諳熟的必要。從而當時的歌謠中，無名詩人收採了星，這較諸後世，也屬於更其自然的事。

但是關於昴與參的宿名，起源不得而知。參，中國方面說是因爲星宿的形狀似「參」字，日本新城博士則推斷說參的另一名稱「伐」是出自星座之形的，其次昴，

史記解釋道：「昴謂之留，留言陽氣稽留也」。

然而，要是想到二十八宿的大多數名稱，例如「畢宿」出自長柄的網的形狀，「婁宿」出自三角形的岡的形狀——有這樣的名稱，至於「斗」「箕」更不用說了——，然則參與昴的名稱，我是要期待更其原始的起源的。例如史記說「參爲白虎」，配之以四神之一；原來是出自這個星座本身的形狀看來像什麼巨大的動物伸着四腳的事實的。西洋的 Orion 是視之如人伸腰站着的姿態的。依我的妄斷，參這個名稱——或者還是更古的名稱——，或者也是這種東西。

其次，一樣關於參，有著名的綢繆一詩：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國風，唐風（綢繆）

依古註所說，這首歌謠是詠國亂民貧，夫婦雖結緣而不得婚姻之時，及後乃得遂其婚姻之禮的欣喜的。首章妻語其夫，次章是夫妻共語，末章是夫語其妻；各章之「子兮子兮」是自己叫自己的歡喜之辭。而各章起句「綢繆束薪，……束芻，……束楚」，可以解作男女成婚的隱喻。於是，根據詩經中收着這首詩和「習習谷風」一類的詩的事實，古來一部學者，便作爲否定史記孔子世家之以詩經爲孔子所刪定的記載的主要理由了。

再說這裏反復說着的「三星」。這究竟所指何星，也是自古紛紜聚訟。舊如毛亨在訓詁傳解作參宿的三星，注謂：「在天」指當時十月之始，現於東天；「在隅」指現於東南之隅；「在戶」指正月值中戶。後漢鄭玄在毛詩鄭箋以爲心宿的三星（蝎座的主星與左右的二星），說明道：「在天」是三月底到四月半的位置，「在隅」是四月末到五月半，「在戶」是五月底到六月半的位置。其次，關於是參宿係心，以及係就其一夜的位置而言抑係依季節的位置而言，學者的解說也莫衷一是。

關於此事，有一件饒有興趣的事。民國二十二年出版的小科學書天文考古錄裏面，載着一個新說，說：「三星在天」指冬季的參三星，「三星在隅」指暮春出現的心三星，最後的「三星在戶」指新秋七夕前後的牽牛（現名河鼓）三星。而且加以解釋道：詩，是藉三對的星教人以宜於嫁娶的季節，戒人以夏非其時的。

此說雖嫌過度拘牽於星象，但其三星的配列，還托出很相似的河鼓三星，使我

想起日本也有些地方名這三對的星同爲「參星」(Oyakatsugibosh)。

要之，「三星」的任何解釋都難以越出臆測一步的。然而詩本身，一邊詠戀愛的喜悅，一邊却冷森森靜寂寂，有說不出的悲哀。而且嚴冬的三星在那裏刻畫得最清楚。二千幾百年前的中國的風俗固無由設想，但是由於這一次的事變，試在內地的寒村空想這樣的情景，我想也未必徒然罷。

纔參與昂而顯著的星宿，是前出的心宿。在中國，自上代即將今日的蝎座的全貌，擬爲青龍的姿態——新城博士說：龍的起源反而是這在個星座——，稱其心(胸)的通紅的星「火」(或大火)與圍挾她的二星爲心宿。

詩經國風中的邠風七月一篇，自一章至三章起句都是：

七月流火

「流火」有作爲「有流火」者，亦有作爲「流下的火」者。正如堯典說「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又如夏小正說「五月參則見，初昏大小中」，當時在五月的夏至的初昏，火(或大火)南中，那在七月立秋的初昏向西低傾：指此爲「流火」。毛傳的序以此詩爲周初之作，但是一部學者以爲如是則於流火生出一個月的差誤，故當屬西紀前三四百年的狀態。

這首詩的原文頗多廢字，這裏略而不舉。據傳是周公旦爲幼主成王寫作而使樂師誦唱的農事詩，併合了後人爲周公所作的詩的；把自五月而夏，經秋至冬的農村行事和風物，趣味深長地吟詠着。我曾讀希臘詩人海西奧德士所作農事歷的詩「工作和日」，當時發見其與時代略同的詩經中的這一首詩和其他的詩，內容相通處之多而驚異了。

再從後代的作品隨便引幾句可以聯想「七月流火」的詩句如下：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 (杜甫)

城郭傳全柝，江畔火星流 (王維)

夜深金氣應，天靜火星流 (劉禹錫)

便是現在，每年九月底，看見大火 (Antares) 傾於西方地平線的人們，也許將自這些名句滿掬肅殺的秋氣罷。

其次，「畢」自關於孔子的逸話說也是饒有興趣的星宿。在西洋，希臘以來稱之爲 Hyades，與昂宿之 Pleiades 同屬牡牛座的星群。畢，一如前面所說，是用於田獵的長柄的網，擬模星群之<形於此的；甲骨文屢次可以看見的「畢」字，

頗有使我們想到詩個星象的地方。

詩經漸漸之石末章有下面的句：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小雅，都人之什，漸漸之石

此外，小旻之什的大東有「有捋天畢」句。

據說這首詩是周代東征的武將詠行路之艱的詩的一節，而屢次被引用的是「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句此即所謂月五星干犯占，究竟有多少事實的根據不得而知，但是孔子引詩經的句使從者備蓋事出於孔子家語，互為引證使這一句著名。

一方面在西洋，自希臘以畢（Hyades 星群）為降雨的星，後世的詩亦常有詠之者。於是學者中也有謂其與東洋的畢宿傳說有所關聯者。

以上，我不過就詩經中的星談了參，昴，火，畢四個星宿為代表。詠了這些星宿的詩歌，盡屬於兩千幾百年的古昔，只是星宿本身，則此刻依然跟着季節而東昇，南中而又西流，和昔日曾映入那些無名詩人眼中者原無異也。換言之，是永遠用光輝的文字，在我們的頭頂上寫出詩經的註釋給我們看的。

（張我軍譯）

大連にある一隕鐵

大連の滿洲資源館には立派な隕星が一つ、他の礦物標本と共に陳列してある。山本會長は以前にも見たことはあるが、こんど大連に闖らすも數日滞在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去る六月十九日、詳細に之れを觀た。隕星の大きさは、可なり大きく、説明文には長さ 42.42 センチメートル、幅 24.54 センチメートル、厚さ 21.21 センチメートルと書いてあり、重さは 68.686 キログラムとある。又、化學分析を其の一部分について行つた結果としては、

鐵	80.72 %	ニッケル	17.90 %
コバルト	1.21	硫 黄	0.16
銅	痕跡		

とある。又、比重は 7.89 と報告してある、立派な隕鐵である。

之を見付けた産地は北支察哈爾省烏珠穆沁^{ウヅムチン}であるといふ。（急報350）